

XIAMEN WENHUA
CONGSHU

●第二辑

《厦门文化丛书》

厦门与台湾

唐次妹 著



江苏
出版
社

厦门与台湾

唐次妹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厦门与台湾 / 唐次妹著. —2 版.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2.9

(厦门文化丛书. 第 2 辑)

ISBN 7-80610-759-2

I. 厦... II. 唐... III. 厦门市—关系—台湾—史料
IV. ①K295.73②K2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3830 号

厦门文化丛书 (第二辑)

厦门与台湾

唐次妹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 361004)

人民日报社福州印务中心印刷

(福州市鼓屏路 33 号 邮编: 350001)

开本 850×1168 1/32 5.375 印张 4 插页 114 千字

199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2002 年 9 月第 2 版

2002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80610-759-2

G·385 定价: 11.7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廈門文化叢書

葉飛

《厦门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

顾 问：（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友义 方汉生 未力工 朱天顺 朱鸣岗 许文辛
陈孔立 陈文藻 陈炳琳 陈碧笙 杜明聪 杨国桢
郑炳忠 高 杯 笪林华 黄守忠 商英伟 彭一万
谢澄光 蔡望怀 潘懋元

主 编：

李永裕

副主编：

陈照寰 李熙泰 洪卜仁

秘书长：

李熙泰 黄学惠（副）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松荣 甘于黎 江林宣 李永裕 李熙泰 陈 耕
陈照寰 林仁川 林美治 姚景良 洪卜仁 郭瑞明
徐常波 徐 学 黄鸣奋 黄学惠 谭南周 裴慎勤
戴光华

总 序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是凝聚一个民族的感情乳胶。

厦门背倚漳泉内陆，面对台湾南洋。以厦门为交会点的这两个扇面里分布着三四千万操闽南语的炎黄子孙。他们的祖先多半是来自中原的南迁移民，承袭了古老而优秀的华夏文化传统。他们甚至还保留着某些在中原早已消失了的的文化因素。由这种共同的血缘、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共同的文化，以至共同的心理素质 and 思想感情所产生的亲和力、凝聚力是坚韧的、无形的，因而也是隔不断、打不烂的。

厦门据台湾海峡之津要，为祖国东南之良港，历来是台胞、侨胞、港澳同胞进出祖国大陆之口岸，是祖国与世界各地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门户。它在历史上有过两次开放：一次是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这是被动的；一次是10多年前才开始的经济特区建设，这是主动的。但无论如何，它是中西文化的一个会合点。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中西文化在这里互相冲击、碰撞、融会，并将其冲击波从这两个扇面里辐射开去。

可以说，厦门文化就是建立在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外来文化有益的营养，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闽南、台湾、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文化状况的、有着自己地区特色的文化。正是这样的文化氛围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坚毅朴实、富有开拓

进取精神、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厦门人民。而他们又不断丰富、推进着厦门文化，使其作为华夏文化的一支而熠熠生辉。

10多年来，随着祖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海峡形势的缓和，海外赤子寻根问祖、从文化传统上进行认同者与日俱增。当前对这独具特色的文化给予加倍的关注，广收博采，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鉴别、探讨、研究，使其上升到具有某些规律性的认识，从而指导我们的实践，无疑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需要，是提高民族凝聚力、自豪感的需要，是教育海内外青年一代爱乡、爱国、热爱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的需要。

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对发展地区文化、民族文化，提高民族凝聚力、自豪感能起到促进的作用，同时为厦门文化的研究，开辟更为宽广的前景。

本丛书计划编为两辑，每辑12本。第一辑蒙厦门市人民政府拨款资助出版。第二辑蒙厦门协兴发展公司、厦门傲能电子公司、厦门筭筭新区建设开发公司乐捐资助出版。本丛书的编纂、出版得到蔡望怀同志的一贯支持与关照，借此一并致以深挚的谢忱。

《厦门文化丛书》编委会

1992年12月1日

1996年6月修订

序

陈碧笙

台湾历史上诸民族，除了已经消失的琉球人、毗舍耶人和小黑人以外，不论是住在山区的泰雅人、布农人或百宛人，住在海岸平原的平埔人或阿眉斯人，以及住在小岛的耶米人，都属于海洋蒙古利亚种的一支，风俗习惯与祖国大陆古代的越、濮、僚诸族有颇多类似之处。尽管入台路线有东西与远近的不同，他们最初也都是发源于祖国大陆。

台湾现有的汉族居民，不论是早自宋元明时代就开始移入的闽南漳泉人，清代前期继来的粤东客人，以至近三四十年新迁入的其他各省人，无一不是由祖国大陆直接迁移过去的，不仅有大量谱牒可查，不少人的祖先坟墓、亲朋故旧至今仍在祖国大陆。尽管入台时间有先后，所操职业有不同，他们都自认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始终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以生为中国人而自豪，以丧权辱国为可耻。

英雄的台湾人民曾经多次抛头颅，洒鲜血，前仆后继，英勇顽强地反抗外国殖民者的侵略和统治，但在力量悬殊、孤立无援的形势下，都被外国殖民强盗以惨绝人寰的手段一一镇压下去了。无数先烈们为此抱恨终天，死不瞑目。只是由于1662年郑成功出兵收复台湾，才得以摆脱荷兰统治下的第一次殖民地的命运；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祖国人民八年抗战的胜利，才得以摆脱日本统治下的第二次殖民地的命运。

历史事实证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祖国大陆之于台湾，犹如母婴之互抱，唇齿之相依，合则存，分必危。为了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台湾人民和祖国大陆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让我们携起手来，紧密团结，互相支援，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奋斗！台湾同胞与祖国亲人团聚的一天是一定会实现的。

以上文字系拙著《台湾地方史·结束语》中的片断，乐以作为《厦门与台湾》一书序。

1997 年冬月
于厦大凌峰楼

血浓于水（代序）

陈孔立

大家知道，台湾与福建的关系十分密切。台湾人的祖先多数是从福建移民过去的。至于台湾与厦门的关系如何，是不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密切，这就未必尽人皆知了。回顾一下历史上厦门与台湾两地之间的相互关系，总结一下近 10 年来的两地关系，也许对于进一步发展两地或两岸之间的关系会有所裨益。

一衣带水

厦门到台湾有多少距离？打开福建省地图，可以看到这样的数据：从厦门到高雄航程 165 海里（306 千米），而从厦门到福州则有 201 海里（372 千米）。至于从厦门到澎湖就更近了，只有 102 海里（189 千米）。厦门到台湾比到本省的省会还近，所以，自古以来，两地的地方志书都记载了相互间在地理上的关系。早期的《鹭江志》就说“鹭岛距同邑七十里，四面环海，为漳泉之咽喉，台澎之门户，诚海疆要地也”。《厦门志》也说“厦门东抗台澎，北通两浙，南连百粤”，“厦门重镇海口，控制台澎，声援联络，舟师商舶往返不停”。《台湾府志》则说“（台湾）与泉州府同安县之厦门，东南斜对”，“台湾附近闽南，俨如屏障”。

厦门到台湾的航程，古代是以“更”为单位来计算的，一日一夜定为 10 更。“台湾至澎湖五更，澎湖至厦门七更”，厦门去台湾只要一天多的时间。在顺风的情况下，“自澎往厦，悉以黄昏为

期，越宿而内地之山隐现目前”。如果风不顺，从台湾到澎湖就要一两天，到厦门就更慢了。《裨海纪游》记载了这样的情形：“海舶已抵鹿耳门，为东风所逆，不得入；而门外铁板沙又不可泊，势必仍返澎湖；若遇月黑，莫辨澎湖岛屿，又不得不重回厦门以待天明者，往往有之矣。”可见，即使受到自然气候的影响，退回厦门再次出发还是可以的。到了近代，“轮船不需一昼夜可达”，来往就更加方便了。

可是，政治气候的影响便要严重得多。清朝曾经禁止或限制大陆人民渡台，那时偷渡台湾就要冒很大的风险，不少移民牺牲在渡台的途中。到了日据时期，两地人员的往来也受到各种限制，大陆向台湾的移民便中断了。日本投降以后，在短短的4年中，两地人民恢复了比较密切的往来。不久，联系又中断了。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多年中，两岸处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一衣带水的海峡成为难以逾越的天堑。直到今天，两岸还没有直接通航，从台湾到厦门，要经过香港转机，票价要17 000元新台币；如果能够直航，只要4 000多元新台币就行了。至于海上客轮通航，那就更不用说了。

一衣带水，是近？是远？两地人民都有最深切的感受。

闽海雄风

在厦门可以看到古代留下的许多石刻。例如，南普陀寺有一方石刻曰：“万历辛丑四月朔，三山陈第、宛陵沈有容同登兹山，骋望极天，徘徊终日”。这里写的是将近400年前的事。1601年，陈、沈二人来到南普陀。过了两年，他们一同前往澎湖、台湾，陈第写出了《东番记》。1604年，沈有容带兵到达澎湖，责令荷兰侵略者撤走，在马公岛上留下了“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等碑”。

此外，鸿山寺有石刻曰：“天启二年十月二十六等日，钦差镇

守福建地方等处都督徐一鸣，督游击将军赵颇，坐营陈天策，率三营浙兵把总朱梁、王宗兆、李知纲等到此攻剿红夷”。虎溪岩有石刻曰：“天启癸亥年十一月廿日，广陵朱一冯以督师剿夷至”。白鹿洞有石刻曰：“天启癸亥冬晋阳赵纾督征到此”。这里讲的是1622年至1623年的事。那时，荷兰侵略者侵扰澎湖和福建沿海一带，明朝官兵前来厦门抗击入侵者，这些石刻便是历史的见证。

再看鼓浪屿日光岩水操台的石刻——“闽海雄风”，这是后人对郑成功叱咤风云于台湾海峡、坚持抗清驱荷事业的缅怀和纪念。在厦门，你可以看到郑成功的巨大塑像屹立在海边，郑成功纪念馆陈列着当年郑军挥师东征时的战舰和武器，水操台、演武池、读书处、嘉兴寨、延平故垒处处留下了这位民族英雄的遗迹。在台湾，你也可以看到延平郡王祠，人们又称它为“开台圣王庙”，此外还有很多郑氏时代的遗迹。人们不仅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光辉战绩，而且颂扬他开发台湾的历史功绩。还应当提到，对台湾开发作出过很大贡献的陈永华，就是同安人。

在郑氏时代，厦门和台湾的关系更加密切。近人周振甫的诗写道：“赤嵌城头赤帜飘，延平晚岁建功高。日光岩上天风急，似听军声十万潮。”赤嵌城在台湾，日光岩在厦门；当年的厦门正是郑成功率师东征、收复台湾的基地。郑氏把厦门称为思明州，而在台湾则设立了天兴州和万年州，这是郑氏管辖下仅有的3个州（金门称为所）。金厦和台澎是郑氏的两翼，尤其是厦门和台湾作为郑氏坚持抗清斗争的根据地，互相呼应，在历史上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台厦一道

大家都知道，清朝取得台湾以后，设立了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可是，当时在省和府之间还有一级行政机构，叫做“道”。

原来，管辖台湾的不叫“台湾道”，而叫“台厦道”。《台湾府志》写道：“分巡台湾道一员，兼督船政。旧为台厦兵备，雍正六年改。”这句话需要作一下说明，台湾道原来称为“台厦兵备道”（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后来改为“台厦道”（康熙六十年，1721年），最后才改为“台湾道”（雍正六年，1728年），这时由兴泉永道移驻厦门，两地的行政编制才分开了。这就是说，从1684年到1728年的44年间，厦门和台湾是属于同一个行政单位的，这样密切的关系，当然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

在历史上当过台厦道道台的只有11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主持纂辑《台湾府志》的高拱乾和受到台湾人民爱戴的陈璘。

两地关系的密切，主要表现在移民和贸易往来上面。厦门从什么时候开始向台湾移民，没有确切的记载。可是从族谱资料中可以看到，早在明朝后期，同安县就有陈、林、李、王、吴、蔡、许、庄、赵、卢、杜、颜、柯、方等姓人民先是移居澎湖，后来又移民台湾。清代以后，移民就更多了。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从大陆到台湾需要进行偷渡，而厦门则成为偷渡的主要通道。《台海使槎录》指出，“偷渡来台，厦门是其总路。又有自小港偷渡上船者，如曾厝垵、白石头、大嶝、南山边、镇海、岐尾”，这些小港也都在厦门附近。很多台湾人的祖先，就是从厦门渡海进入台湾的。

早期著名垦主王世杰就是同安人。他曾经回到家乡，招募乡民100多人前往台湾开垦，“为田数千甲，岁入谷数万石”，雄据一方。同安籍移民对台湾开发也作出了贡献，至今在台北、台中、台南以及彰化、南投还留下了同安里、同安村、同安厝、同安寮等地名。清代早期著名的“林成祖”垦号，也和厦门有关。根据保存下来的一份合同可以看出，当时有林天成、陈鸣林、郑维谦三人合股开发兴直庄的土地，其中林在淡水，而陈、郑都在厦门，

这两人应当算是“不在地主”，只是出资，并没有直接插手经营。

整整100年的时间里（1684—1784），厦门和台湾的鹿耳门是两岸仅有的一对对渡口岸。清朝当局规定：“商船自厦来台，由泉防厅给发印单，开载舵工水手年貌，并所载货物，于厦之大嵵门，会同武汛，照单验放；其自台回厦，由台防厅查明舵水年貌及货物数目，换给印单，于台之鹿耳门，会同武汛，照验出口。”

长期以来，福建缺粮，需要台湾接济，而台湾的饷银却要由福建提供。所以，在建省前几年，沈葆楨还以“闽省向需台米接济，台饷向由省城转输”为理由，说明台湾暂时无法和福建分治。福建民间需要依靠台湾的粮食，同时，福建向台湾采购粮食也对台湾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当福建丰收而不向台湾购粮时，台湾道徐宗干曾经奏称：“不食台米，则台米无去处，而无内渡之米船；无内渡之米船，即无外来之货船。往年春夏外来洋圆数十万，今则来者寥寥无几，已数月无厦门口商船矣。”可见厦门商船不来，台湾经济就会发生困难。

除了民间食粮以外，福建的军粮也由台湾的田赋提供。商船去台湾贸易，必须配运兵谷、兵米，这叫做“台运”。它成为当年厦门地方的要政之一。《厦门志》第六卷专门写到厦门与台湾之间的军粮运输——“台运略”，这在其他地方志中是不多见的。

两地的贸易主要由“郊商”经营。台湾有“厦郊”，专门从事对厦门的贸易；厦门也有“台郊”。清代鹿港一地就有厦郊100多家。厦郊又称“下郊”，包括厦门、同安在内。咸丰三年（1853年）台北地区发生“顶下郊拼”，就是以厦门、同安为主的“下郊”，联合漳州籍民众，与以惠安、晋江、南安、安溪籍民组成的“顶郊”之间的械斗。这次事件以后，同安籍的林佑藻率领乡人移居大稻埕，在那里立足、发展。后来，这个地方成为厦门的茶商和茶叶工人聚集的场所。在今天台北的迪化街，还可能流传着一

些当年的故事。

御制龟碑

地理上的接近，有助于两地的交往与合作，同时也容易导致矛盾和冲突，特别是统治阶级从中利用，两地间的不愉快事件就难免发生。

康熙末年，台湾朱一贵起义时，清朝当局更加重视厦门对于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蓝鼎元，作为南澳总兵蓝廷珍的幕僚，他指出“控制台湾，惟厦门最为扼要。形胜所在，便于指挥”；“台湾机括全在厦门，不但咽喉控扼，且信息易通，一切呼应便捷，宜兼程赴厦，驻扎弹压”。果然，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也认识到“厦门为控制全台咽喉”，因而坐镇厦门指挥一切。于是，与台湾一衣带水的厦门便成为清廷镇压台湾人民起义的基地。

《厦门志》卷一有“御制碑文”一项，可是所载的全是有关“剿灭”台湾林爽文起义的事。同样，我们在南普陀大雄宝殿前面的走廊两侧，可以看到8块石碑。原来这些石碑是放在南普陀东侧8只石龟背上的，后来才移到寺内。这些石碑上刻的就是“御制碑文”，它是乾隆皇帝为了颂扬他的“十大武功”之一——“平定台湾”而特别制作的。这种石碑一共有3套，分别竖立在热河太庙、台湾府城和厦门。同样的龟碑，现在还保存在台南的赤嵌楼中。为什么有关台湾的碑刻要放在厦门呢？这主要是因为厦门是清廷“平定台湾”的基地，闽浙总督坐镇厦门指挥镇压，清方派去的军队也由厦门等地渡台，从而说明了当年厦门与台湾另一层的关系。当然，这是清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和厦门人民没有关系。不久以后，同安人陈苏老、苏叶等组织天地会（在台湾起义的陈周全，就是在同安加入天地会的），反抗清廷的统治，也同样受到了镇压。

唇齿相依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就准备占领厦门，以便控制整个福建和台湾。战争爆发后，英国先后攻打厦门和台湾。从此，在整个近代史上，厦门和台湾一再成为外国侵略者的目标。1841年8月，英军曾经占领厦门；接着，便向台湾鸡笼进袭，被当地守军打退。中法战争时期，法军进攻福州马尾之后，立即进攻台湾。福建方面以兵力、武器、军饷援助台湾，其中有不少是从厦门运去的。例如，光绪十年（1884年）十一月初九，“厦门叶文润电，代汇津饷五万两已到台北，闽饷存厦十余万汇解亦完，省再拨十万”；十二月底，闽浙总督杨昌浚奏，“经由省厦设筹汇解，并由台汇，由省厦拨还，总共解银五十八万余两”；七月初九，“厦门来电，前解省毛瑟枪二千支，并哈乞开思枪三百支，同到淡水交收”。在反对日本占领台湾的斗争中，义军首领简大狮、林少猫等人都曾经来厦门采购、收集枪支弹药，以利再战。厦门和台湾患难与共，唇齿相依，共同的命运使两地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厦门是“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开港了。台湾的安平、打狗、基隆、淡水也先后在19世纪60年代开港。我们从厦门海关历任税务司的报告书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

“台湾的所有商行都是厦门商行的分行”。（1873年，休士）

“由于厦门所处的有利位置，台湾的通商口岸对厦门处于附属的地位”。（1876年，康发达）

“就台湾茶的贸易而言，本口岸是它的总的贸易中心”。（1878年，穆和德）

“厦门的出口贸易几乎完全是在本口岸与台湾之间进行。本口岸与台湾岛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1881年，吴得禄）

“台湾茶叶贸易一直是经由本口岸进行的”。(1882年，劳思)

这是当时外国人对厦门与台湾关系的看法，至少可以说明两地在经济上的相互关系。

不仅如此，在台湾建省的过程中，厦门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建省时的一大问题是经费困难。清廷决定由福建省每年拨给44万两白银予以资助，其中24万两由闽省各库协饷，另外20万两由厦门海关在4成洋税项下拨付。连续5年，福建省一共拨了220万两，其中厦门承担了100万两。当年厦门并不“阔”，人均GNP可能不及几十美元，竟然能够掏出腰包资助台湾建省，从今天看来，还有点不可思议。可能清廷有鉴于此，台湾和福建分治以后，台湾的省长不称为“台湾巡抚”，而称为“福建台湾巡抚”，以表示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脐带关系。

唇亡齿寒

1895年起，台湾被日本侵占长达50年之久。厦门、福建也成为日本台湾总督府“对岸政策”的主要对象。他们将其划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加紧进行侵略。1938年，厦门沦陷，在日本的统治下达7年时间。

唇亡齿寒。在这个时期，两地发生了不少不愉快的事，这主要是由于日本侵略所造成的。

日本企图在厦门设立“日本专界”，1900年又制造了“厦门事件”，派兵登陆。接着，利用“台湾浪人”作为渗透和侵略的急先锋，在厦门干了不少坏事。“十八大哥”、“青龙会”都是日本的爪牙、扰乱厦门社会的害虫。挂着“日本籍民”招牌的住宅，让厦门人民不敢轻易靠近。沦陷期间，一度盛传伪厦门市府将划归台湾总督府管辖，其主要官员则多为台湾人。他们依仗权势，欺压人民。至今在鼓浪屿日本领事馆旧址的地下室里，还可以看到当